



The Selected works of Liu Yaohou  
刘亚洲文集 / 卷五 / 报告文学卷

文集  
刘亚洲



报告文学卷 / 刘亚洲 著

刘亚洲文集 · 卷五



C53  
447  
V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亚洲文集.第5卷/刘亚洲著.一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4.11

ISBN 978-7-5354-7653-1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刘亚洲-文集②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C53 ②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6265号

## 刘亚洲文集·卷五

刘亚洲 著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罗小洁
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银铃 刘冲

责任编辑 | 朱鸿

内文制作 | 宋慧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| 16

版次 |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次 |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00千字

定价 | 46.8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

## 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恶魔导演的战争 / 005

这就是马尔维纳斯 / 049

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/ 095

攻击，攻击，再攻击 / 123

萨达特之死 / 197

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 / 221

报告文学卷 / 刘亚洲 著

刘亚洲文集 · 卷五



C53  
441  
V5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以書釋文藝 · 卷二

中國文學史綱要

北京長江新世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

[www.cjxinshiji.com](http://www.cjxinshiji.com)

出品



## 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恶魔导演的战争 / 005

这就是马尔维纳斯 / 049

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/ 095

攻击，攻击，再攻击 / 123

萨达特之死 / 197

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 / 221





报告文学卷 / 恶魔导演的战争

刘亚洲文集 · 卷五



一位退役的英国陆军上校说，1982年世界上进行了两场战争。英国与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之战是“昨天的战争”，而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战争，则是“明天的战争”。各国国防部都在悄悄地然而却是认真地研究着这场战争。

这是一场由以色列蓄意挑起的非正义的战争，导演这场战争的人物是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。

## 冒险家

阿里尔·沙龙拖着肥胖的身躯登上这座楼房顶部的时候，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他极其沉重的喘息声在老远就能听到，不由得令人想起乡村里刚刚干过重活的牛。

他身旁簇拥着十几个彪形大汉，一律将手插在裤兜里。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，他们握着枪。

在通往平台的门口，沙龙被一个人挡住了。

“国防部长阁下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们只允许您在外面待 10 分钟。”

“20 分钟。”

“10 分钟。”

“20 分钟！”

沙龙的口气不容争辩。

“部长阁下，您大概忘了您这是在什么地方了吧？这不是特拉维夫，是贝鲁特！”

沙龙淡淡一笑：“你忘了我是谁了吧？”

那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。

这是 1981 年 1 月的一个黄昏。夕阳正欲与浩瀚的地中海接吻，那样大，

那样红，红得像鲜血，竟给人一种不祥之感。远处，黎巴嫩山上的皑皑白雪也被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。商店的霓虹灯已经开始令人眼花缭乱地闪烁起来。车流如水。爵士音乐随着海风一阵阵飘过来。此刻，是贝鲁特这“东方的巴黎”最热闹的时候。

这是一座很高的楼房。沙龙用沉沉的目光俯瞰着整个城市。

他身旁那些人的神情严峻极了，数十只眼睛紧张地搜索着四周，一旦发现可疑目标，他们就要先敌开火！

是的，这是贝鲁特。现在世界上还有哪座城市能比它更不安全？

自从1975年黎巴嫩内战以来，这里常常发生战斗，流血事件无日无之。市民们对枪声已经习惯了。如果哪一天不响枪，他们反倒会感到奇怪。一位驻黎巴嫩的外交官这样形容说：“在贝鲁特，每一扇窗户后面都可能藏着一个冷枪手。”

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贝鲁特岂止是不安全的地方？它也许是一座坟墓呢。

所罗门（古代以色列国王）子孙们的两个宿敌都在这里—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设在贝鲁特西区，叙利亚在它四周驻扎着重兵。

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国家，但它们在黎巴嫩建立了“国中之国”。贝鲁特更可以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存在：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巴解战士在大街上游弋；马兹拉大街以南哨卡重重，过往行人与车辆一律得接受检查；西区和福克拉尼区的建筑物上到处飘扬着巴解的旗帜；巴解总部大楼附近，高射炮管子密密麻麻地从掩体后面伸出来，像刺猬身上的刺……

沙龙，以色列国防部长，竟敢亲潜此地。

每一分钟都面临危险。他毫不在乎。

两天来，他像魔影一样走遍了整个城市，对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重要建筑物都做了细致观察。他在为未来的战争准备第一手材料。

这很值得写在战争史上：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竟在战前潜入敌方的首都

进行侦察！

或许，这是现代化战争的需要？

有人说：“以色列人总是不断变出一些新花样，叫世界目瞪口呆。”

如果沙龙的行踪被百倍仇恨他的巴解和叙利亚军队察觉，生还的希望也许不足1%。

许多冒险家偏偏是从这“1%”中幸运地走过来的。

现在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观察着，脸色平静，与他的焦躁不安的保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一家西方报纸曾这样报道：

“沙龙把冒险当成自己的第一事业。”

沙龙的冒险生涯是从第一次中东战争（1948年）结束时开始的。

当时，以、阿两军正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。一天，以军司令官达扬接到一个报告：阿拉伯联军的一支突击队捉住了两名以色列士兵。达扬连忙召集会议，商量营救办法。

会议开了两个小时，只有一条路能走得通：抓几个阿拉伯联军的士兵，交换自己被捉去的士兵。

这也令达扬颇费踌躇。阿拉伯人无疑已加强了戒备。如果派去抓人的人再被人所抓，怎么向上峰交代？

担任指挥所警戒的是亚历山大罗尼旅。该旅一位年轻的排长获知了达扬的想法后，招呼了几名士兵，登上一辆吉普车，径直向阿拉伯联军的阵地开去。

有人企图阻止他们：“谁给你们正式命令了？”

“大卫！”那个排长答道。

“不要冒险！这样做是白白送死！”

“死亡不属于以色列！”

吉普车在荒凉的沙漠上急驰，如离弦之箭。越过停火线时，阿拉伯人发

现了他们，子弹像雨点一般地泼洒过来。

吉普车并不减速。那排长一面还击，一面大声吼叫着。其他以色列士兵也跟着他一起吼叫。

那是一种野兽般的令人恐怖的吼声。

阿拉伯人惊呆了。

吉普车在阿拉伯联军的堑壕前停下，那个排长和几个士兵闪电般地跃下来，把两个阿拉伯士兵抓上车。

等到其他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再次射击时，吉普车早已扬尘而去。

这个排长便是阿里尔·沙龙。

达扬嘉奖了这个年轻人，并与他一起合影留念。

事后，有人斥责沙龙擅自行事，是拿士兵的生命去做冒险的赌注，可是达扬却毫不犹豫地把他提拔为一支新组建的突击队——101部队的指挥官。

随着职务的提升，他不断地拿越来越多的士兵的性命去满足自己冒险的欲望。

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将军们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米特拉山口上。如果把西奈半岛比作一个人的话，米特拉山口就是他的心脏。只有夺取它，才能打开通向苏伊士运河的道路。

作战计划在总参谋部紧张地制订……

一个宁静的清晨，米特拉山口上空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彩色降落伞。

这是以色列唯一的伞兵旅——202部队——在旅长沙龙的命令下突袭米特拉山口。

28岁的沙龙被一种渴望当英雄的欲念折磨着。他希望一战成名。他又一次做出了冒险的决定。

这儿的黎明静悄悄。米特拉山被一层淡淡的晨雾笼罩着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沙龙笑了：“埃及人在睡觉。”

伞兵旅摆开战斗队形，一声不响地向米特拉山口运动。

突然间，枪声大作。以色列士兵呼啦啦地倒下了一大片。

饱有战斗经验的沙龙一听枪声就明白过来：埃及人埋伏了重兵。

偷袭不可能了。撤退吗？沙龙连想也没想过。那样做把他的脸往哪儿搁？

他命令：“强攻！”

伞兵们向山口猛扑。

埃及人火力真猛。伞兵们像被刈割的芦苇一样纷纷倒下。

有人提议：“撤退吧。这着险棋，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好。”

沙龙大叫：“我就喜欢走险棋！”

他亲自率队冲锋。

经过苦战，以军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，终于占领了米特拉山口。

沙龙并不停留，继续向西挺进。

他成为第一个到达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人。

……

此刻夜幕渐渐笼罩了贝鲁特。

沙龙乘坐一辆很不引人注目的半新的“沃尔沃”小轿车来到西区的哈姆拉大街。他要对这一带进行更仔细的侦察。

这是贝鲁特最繁华的一条街，有“中东的纽约第五街”之称。商店林立。高楼鳞次栉比。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发现他们国家的最新产品。

汽车在以法国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卡丹命名的巴黎时装店前停下。

游人如织。人们在逛街、购物、交谈，坐在街旁的凉篷下喝咖啡，或在长椅上休息。

沙龙久久地望着。

一阵哀伤的歌声飘过来。他听出那是黎巴嫩著名歌手菲露兹的声音。

回来吧，贝鲁特，  
回来吧，韶华时光。  
三千年的古城，  
何时让我重睹芳华。

.....

3000年历史的古城！腓尼基和古罗马的名城！如今你几经战火，已被糟踏得不像样子了。

沙龙倾听着，若有所思。

汽车重新启动时，他对随从们说：“如果我不得不进入黎巴嫩的话，我将避免进入贝鲁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它是黎巴嫩首都，是一个住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首都。”



## 主战派

1982年6月的一天。

内阁会议已经持续了8个小时了。每逢商议重要事情，以色列的内阁会议必是“马拉松”式的。

今天的议题：是否进军黎巴嫩。

自从1970年“黑九月事件”以来，中东各国的巴勒斯坦人渐渐都聚集到黎巴嫩来了。这儿离以色列最近。也就是说，离他们失去的家园最近。

他们渴望重返家园。

这是正义的要求，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。

巴解游击队以黎巴嫩为基地不断出击。

沙龙提出：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巴解问题！”

有个议员问他：“你所说的‘一劳永逸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进军黎巴嫩！”

“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吗？”

“为什么非要用‘侵略’这个字眼？不能换一个好听点的吗？”

世事如此。强暴可以用任何美丽的词来描绘自己的行动。

内阁分成了两大派。一派主战，一派主和。